

---

## 美中戰略關係與台灣安全

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副教授 張子揚

---

### 摘要

柯林頓政府在 1990 年代面對中國崛起的現象以及中國威脅論的倡議，企圖以擴大交往將中國納入國際體系成爲負責任的成員。布希上台後，先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後因南海軍機擦撞事件與九一一事件而趨於緩和。但從 2006 年起，布希政府突然對中國的軍事發展提出一連串公開質疑，並且積極展開避險性措施，而中國也針對美國的舉動進行反制。中美雙方爲增強各自的安全感而提升軍事力量、設計最佳戰略、和加強同盟關係，已使雙方陷入安全困境。隨著雙方的軍備競賽與戰略競爭愈演愈烈，擦槍走火和重大利益衝突都可能引爆危機。特別是台海問題一直是引發美中危機的最可能地雷。中國一直懷疑美台之間存在祕密協定，這種懷疑與台灣對美國協防台灣充滿信心有關。而台灣的信心則來自於美國的誤導，亦即台灣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高，而美國對台軍售的質量卻低，台灣自然可以合理假設美國會協防台灣。這使得台灣可以透過政治戰略使美中安全困境更加惡化，並趁機改變台海現狀。爲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解決之道在於美國售台真正足供短期防衛所需的軍備，美國才能在台海衝突時不急於協防並伺機調停，中國才能逐漸排除美國已承諾協防台灣的疑慮，並放緩反介入戰略的執行，而台灣才能把防衛當成自己的責任，並且更審慎處理美中台三邊關係。

**關鍵字：**安全困境、中國崛起、美國、中國、台灣

---

##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 and Taiwan Security

Emerson Chang

---

### **Abstract**

Since 2006,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has publicly questioned the motive of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adopted a series of hedging measures to overpower China. To counteract the effects of US hedging measures, China has tried to build up military power and design new strategies. The US-China strategic relations are developing toward a security dilemma, where one side reads the worst into the security actions of the other and consequently enhances its military power, which in turn stimulates the first side to do the same. The Taiwan issue is a potential landmine that could aggravate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lead to U.S.-China crisis. To prevent the crisis from elevating into conflicts, the U.S. needs time to exhaust diplomatic mediation before resorting to military force. The U.S. should provide Taiwan with adequate defensive weapons to strive for two-week mediation time.

**Keywords:** security dilemma, China's rise, U.S., China, Taiwan.

## 壹、前言

「中國威脅」論自 1992 年興起後，美國正處於柯林頓（Bill Clinton）主政時代，始終無法確認中國的意圖。之後柯林頓採納閣員奈伊（Joseph Nye, 1994-1995 擔任助理國防部長）的主張，同意「若美國把中國當成敵人，中國必將成將為敵人」，<sup>184</sup>因而暫時假定中國處於「歷史的十字路口」，並積極引導其融入國際社會，成為美國的夥伴，以匡正中國可能的擴張心態。

進入 21 世紀後，當中國威脅的相關論述大量出現成為煞有介事的普遍觀點時，美國政治學界大師米爾舍梅爾（John Mearsheimer）的「霸權論」更是被廣泛引述。他認為任何國家為了求生存，都會尋求權力的極大化，因此安全的保證不是權力均衡，而是霸權。他預言中美新冷戰不可避免，因為中國崛起必將稱霸亞洲，而美國必無法忍讓，雙方必有激烈而危險的競爭。<sup>185</sup>而奈伊的「反對圍堵論」則認為美中衝突可以避免，但美國如果採用圍堵，會把中國逼成敵人，使得世界重返冷戰時期，既無助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也不利於美國霸權地位之鞏固。<sup>186</sup>

本文的目的在於根據霸權論與反對圍堵論這兩種盛行的觀點，檢視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如何對中國定位以及採取何種相呼應的戰略對待中國，而中國又如何因應美國的動作，以及探討美中的互動會對東亞和平穩定和台灣安全構成何種影響。本文將先從中國威脅論著手，分析布希政府對中國政策的基本立場。接著探討胡錦濤上台之後如何企圖化解中國威脅論，卻因為一些軍事擴張的事證出爐而引起美方更大的質疑。本文其次主張美國為因應中國的潛在軍事擴張而展開一連串的避險（hedging）措施，以及中國的積極反制，已導致美中陷入「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本文最後主張台灣任何執政者若邁向台獨，均可能成為引爆美

---

<sup>184</sup> "China: Is It a Threat or an Opportunity," *People's Daily Online*, August 23, 2005,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508/23/eng20050823\\_204165.html](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508/23/eng20050823_204165.html).

<sup>185</sup>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sup>186</sup> Joseph Nye, Jr., "The Case Against Containment: Treat China Like an Enemy and That's What It Will Be," *Global Beat* (June 22, 1998).

中安全困境惡化為危機的導火線，美國的解決之道不在於減少對台軍售，反而在於讓台灣獲得足供短期防衛所需的軍備。

## 貳、布希對中政策基調與胡錦濤對策

新冷戰的思維在美國政治界極有賣點，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布希在 1999 年競選期間即強調中美之間應是「戰略競爭關係」，而非柯林頓所「幻想」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理由是中國利用經濟發展成果支持建構戰略核武和長程海空軍事能力，並且對美從事間諜活動已經對美國的安全和軍事優勢構成威脅，而且中國繼續迫害人權與宗教自由的事實，均與美國價值格格不入，所以它應是美國的競爭者。自由貿易對布希而言，是推動自由的策略，既可以引發自由活動的習慣，也可以提升對民主的渴望。因此美國應加強中美貿易，將中國納入世界經濟體系，透過中國的富裕繁榮，形成推動自由民主的社會經濟條件。但布希認為，由於中國一向不太遵守國際條約，所以美國政府應該展現強硬的立場，迫使中國履行其承諾。<sup>187</sup>

以上也成為布希總統 2001 年剛上任時的基調，然而這個基調在布希上台後不久，即因為 2001 年 4 月南海軍機擦撞事件而變調，他感受到中美敵對至瀕臨戰爭邊緣時，萬一擦槍走火將危害美國生存與利益，因此對中國的立場從強硬轉為溫和，並且不再提起中國是戰略競爭者的論調，以降低雙方的緊張關係。<sup>188</sup>

但是之後發生的 911 事件，並未顯現出美國為了反恐的需要而對中國進一步退讓，這種情況反映在以下事實：(1) 美國並未如媒體報導所預期，解除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對中國實施的武器禁運制裁；(2) 基於反恐的需要，布希強調要與中國建立「坦誠、建設與合作」(candid, constructive, and cooperative) 的關係，他的重點卻是放在「坦誠」，證據是布希在多個

---

<sup>187</sup> George W. Bush, "China and Russia—Power in Transition," speech presented at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Library, California, November 19, 1999, <http://usinfo.state.gov/journals/itps/0900/ijpe/pj52bush.htm>.

<sup>188</sup> 張子揚，〈911 事件改變布希政府之中國政策：事實或迷思？〉，《全球政治評論》，第 10 期（2005 年 4 月），頁 91-116，<http://203.72.2.115/dbook/100454007.pdf>。

場合一再提到反恐行動不應被用來掩飾對少數民族的迫害與宗教自由的限制，這些場合包括 2001 年 10 月在上海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企業領袖會議、2001 年 10 月出爐的中國宗教自由報告、2002 年 1 月的國情咨文演說、以及 2002 年 2 月第二度訪問中國與江澤民會晤時；(3) 布希政府在「中美中長期反恐交流與合作機制」下的前兩次反恐磋商（2001 年 12 月與 2002 年 6 月），均不肯同意中國的要求，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獨立運動—「東突伊斯蘭運動」(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與恐怖主義畫上等號，直到 2002 年 8 月美國才稍做讓步，將該組織列入國際恐怖組織的「廣泛」制裁名單，名單上的組織或個人在美國的資產將被凍結，美國人民也被禁止與名單上的組織或個人有金錢往來，但並未如中國所願，將之列為「優先」打擊名單。<sup>189</sup>

以上事實均發生在反恐為時代背景，益發凸顯出布希政府並未因為反恐的需要而對中國過份妥協。甚至在 2002 年 9 月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進一步將中國威脅納入美國的全球戰略布局考量中，並指出中國改革開放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領導人並未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性格，導致中國積習不改，還在追求足以威脅亞太鄰國的先進軍事能力。<sup>190</sup>

面對美國的敵意，2002 年 11 月當選中共總書記的胡錦濤，又在 2003 年 3 月當選國家主席後確定地位鞏固，開始新人新政，對中國威脅論改採勇於面對的方式，於 2003 年 12 月承認中國崛起確有其事，但強調中國的崛起，將與各國友好相處、平等互利、交流合作、維持和平，亦即為「和平崛起」定調。<sup>191</sup>此時對中國而言，它既是外交政策也是發展策略，且為

---

<sup>189</sup> Tamora Vidaillet, "U.S. Puts China Muslim Group on Terrorist List," *Reuters*, August 26, 2002, [http://story.new.yahoo.com/news?tmpl=story2&cid=574&u=/nm/20020826/wl\\_nm/china\\_usa-terrorism\\_dc\\_1](http://story.new.yahoo.com/news?tmpl=story2&cid=574&u=/nm/20020826/wl_nm/china_usa-terrorism_dc_1).

<sup>190</sup>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p. 27,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policy/national/nss-020920.pdf>.

<sup>191</sup> 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率先於 2003 年 11 月在海南島博鰲舉行的亞洲論壇上提出「和平崛起」的概念，之後由胡錦濤於同年 12 月在毛澤東冥誕紀念會上正式採納。胡錦濤從 1993 年至 2002 年長期擔任中央黨校校長，鄭必堅為其重要幕僚。

免外界疑慮，總理溫家寶特意強調「需要很長的時間，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奮鬥」才能落實。<sup>192</sup>

至於能否落實還需視中美之間的矛盾能否妥善處理，否則可能兩敗俱傷。美國政學界對於「崛起」與「和平」這兩個概念能否相容的問題充滿歧見，此外胡錦濤提出「和平崛起」是否意味著他要改變江澤民 1993 年 11 月對柯林頓所表示的對美政策方針：「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也引發質疑。因此胡錦濤於 2004 年 1 月在接見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時，特意提出有別於江澤民時期的對美新 16 字方針：「加強溝通、增進瞭解、擴大共識、深化合作」。<sup>193</sup> 中國學界普遍詮釋這個新方針的核心為「深化合作」，<sup>194</sup>不但延續江澤民的「不搞對抗」，而且企圖更進一步改善美中關係，但是從他提出的時機和背景來看，「加強溝通」的意味可能更為濃厚，亦即美中之間的不信任感比江澤民在位時不減反增。

在胡錦濤宣布和平崛起之前，美國就已經展開新一輪的全球戰略布局，利用反恐之機，控制能源供應，並搶佔地緣政治的制高點，2003 年 3 月與英國聯手發動伊拉克戰爭是其第一步。胡錦濤宣布和平崛起之後，並未化解布希政府對中國擴張的疑慮，反而加深美國政府內部的意見分歧。結果導致美國的中國政策暫時呈現出兩種相左的現象：

一方面是繼續排斥中國，譬如中國欲申請加入以限制導彈擴散為宗旨、由 34 國組成的「飛彈科技管制機制」(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 MTCR)，但在美國的主導下，該組織 2004 年 10 月在南韓舉行的年會根本未討論中國的申請案，<sup>195</sup>拒絕中國於防止飛彈擴散合作機制之門外，無視

---

<sup>192</sup> 〈溫家寶記者會答問全文〉，《新華網》，2004 年 3 月 15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3/15/content\\_1365856\\_1.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3/15/content_1365856_1.htm)。

<sup>193</sup> 〈胡錦濤：中美雙方要加強溝通 擴大共識 深化合作〉，《中國新聞網》，2004 年 1 月 7 日，  
<http://big5.chinanews.com/n/2004-01-07/26/389188.html>。

<sup>194</sup> 倪世雄，〈胡布會晤與中美關係〉，《美近期對華政策之重點與未來發展》座談會（桃園：中央警察大學恐怖主義研究中心），2006 年 6 月 2 日，頁 1。

<sup>195</sup> Wade Boese, "Missile Regime Puts Off China," *Arms Control Today* (November 2004),  
[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04\\_11/MTCR.asp](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04_11/MTCR.asp).

胡錦濤「加強合作」之訴求。在此之前不久，美國還以違反武器擴散為由，制裁中國的八家企業，其中包括中國國營武器製造商新時代集團（被控輸出飛彈科技給伊朗）。<sup>196</sup>

另一方面則是「中國責任論」抬頭，主張中國的經濟實力帶動軍事能力的提升程度，在可見的未來仍然有限，美國對中國應該剛柔並濟，有條件的交往，給中國好處但同時引導其作為，讓其成為國際社會裡負責任、可信賴的一員。<sup>197</sup>這種觀點獲得副國務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的青睞，大力鼓吹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力陳中國崛起乃受惠於當前的國際體系，因此有責任維護和遵守這個國際體系的穩定與秩序。<sup>198</sup> 佐立克雖然位高權重，但是他的處境有點類似前國務卿鮑爾在位時的處境，在新保守主義主導的政治高層中，他是少數的主和派，他的主張是否務實可行，在其後的布胡峰會面臨考驗。

### 參、布胡峰會前後與美國對中國定位

2006年4月的布胡峰會是測試中國責任論可行與否的關鍵點，胡錦濤初抵美時，雖在西雅圖的研討會上透過和平崛起口號的提出者鄭必堅提出「不輸出發展模式」的和平發展道路，試圖化解美方的疑慮，但並未引起共鳴。布希政府開出一長串清單要求中國合作，包括伊朗與北韓核武、蘇丹大屠殺、貿易逆差、人民幣升值、和改善人權與宗教自由等問題。結果胡錦濤都未提出具體承諾，導致布胡會後的記者會上，布希當著胡錦濤面，捨棄外交辭令所慣用的「坦率溝通」，直接表明雙方有「歧見」（disagreements）。

事實上，在布胡會之前，美國就沒有刻意營造友好的氣氛，反而在訪問定位與接待規格上斤斤計較，甚至在到訪之前的連續兩個月，還有充滿

---

<sup>196</sup> “US Arms Control/Nonproliferation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Report of 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 October 2007, <http://www.nti.org/db/China/sanclist.htm>.

<sup>197</sup> James Shinn, *Weaving the Net: Conditional Engagement with China*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 Press, 1996).

<sup>198</sup>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2005, <http://www.ncuscr.org/articlesandspeeches/Zoellick.htm>.

敵意的兩大動作出現：

第一是大肆宣揚中國軍事擴張的威脅性，國防部 2006 年 2 月送交國會的《四年防衛報告》，首度把中國視為美國在軍事上的頭號潛在對手，<sup>199</sup>相較於 2001 年的報告隻字未提中國，<sup>200</sup>顯示出美國對中國的威脅性開始拉警報。此外，白宮 2006 年 3 月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也給予中國特別的關注，要求中國將軍事支出的實際情況透明化，以及要求中國放棄鎖住油源和干預市場的重商主義惡習，並強調美國不會坐視中國做出錯誤的戰略選擇。<sup>201</sup>

第二是著手調整亞洲戰略布局，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2006 年 3 月訪問印尼、澳洲、日本，公開呼籲澳洲與美日對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全的「負面力量」（negative force），形成一個共同立場，而中國為影射的假想敵之一。<sup>202</sup>同月，布希總統在任內首度訪問印度，雙方簽署民用核技術合作協議，印度同意把全國 22 個核反應爐中的 14 個民用的置於國際監督之下，其餘軍用核設施則不受國際監督，印度未來新建的核反應爐也將由印度自行區分為軍用或民用。美國則承諾向印度提供核燃料和核技術。這項協議為印度開啓了兩個方便之門，一是印度並非《核不擴散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的簽約國，依據美國法律規定，美國政府不得向未簽署該條約的國家轉讓核技術，二是根據「核供應國集團」（Nuclear Suppliers Group, NSG）規定，任何國家要獲得該組織成員（美國為其成員之一）的民用核能合作，須將所有核設施，不論軍用或民用，置於國際監督之下。<sup>203</sup>美國給予印度上述特別待遇，使得印度

---

<sup>199</sup>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3, 2006, p. 29, <http://www.defenselink.mil/qdr/report/Report20060203.pdf>.

<sup>200</sup>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September 30, 2001,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qdr2001.pdf>.

<sup>201</sup>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rch 2006, pp. 41-2,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2006/nss2006.pdf>.

<sup>202</sup> Lim Tai Wei and Yeo Lay Hwee, "Trilateral Congregation - Condi Rice's attempts in 'Containing' China?" *Policy Forum Online* (March 16, 2006), <http://www.nautilus.org/fora/security/0621SIIA.html>.

<sup>203</sup> 〈美國為何“違規”與印度簽署核技術合作協議〉，《國際在線》，2006年3月3日，



從 1998 年 5 月進行第二輪核試後遭受美國所領導的核供應國集團孤立的情況，終得化解，對印度發展工商業所需的能源，貢獻良多。

而美國之所以願意為印度大費周章、自毀立場，可能基於兩個目的：一是經濟利益的考量，印度近年來的經濟成長率均在 7.5% 以上，能源需求大增，迫切需要發展核能，而美國核能工業則需要開發海外市場，雙方合作，既可幫助印度發展民用核能，也有利於平抑國際油價。

二是著眼於美國的全球戰略，拉攏印度可以從兩方面牽制中國。首先，中國的石油，有將近四成仰賴進口，且均來自於中東和北非，而印度洋是運送石油的必經之道，印度的南方海岸線有 1600 公里瀕臨印度洋，對印度洋掌控了重要的戰略地位。再者，印度的最主要安全威脅來自於北方的中國，中印接壤約 2 千公里，雙方涉及的領土爭議達 12.5 萬平方公里，印度與巴基斯坦一向不睦，本就忌憚中巴聯手形成戰略包圍，而中國的崛起更讓印度需未雨綢繆，故給予美國可趁之機，有助於美印發展戰略夥伴關係。

布胡會結束後不久，美國國防部旋即於 5 月公布《2006 年中國軍力報告》，<sup>204</sup>進一步闡述中國軍事發展的威脅性，重點包括：

（一）美方在報告中不再像 2005 年以中性的「軍事現代化」形容中方的建軍，<sup>205</sup>改以侵略性的「軍事擴張」（military expansion）形容其建軍本質。美方根據其估算的實質中國軍事支出、建軍採購和發展的重點項目、與軍力部署，推論中國的企圖不只是收復台灣，還企圖進一步把亞太地區納入其勢力範圍，進而在長期間擴大其跨洲的影響力。

（二）美方估算，中國的實際軍事支出是其公布數字的 2 至 3 倍，即

---

<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hinabroadcast.cn/8606/2006/03/03/1745@927490.htm>。

<sup>204</sup>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6*, May 23, 2006.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pdfs/China%20Report%202006.pdf>.

<sup>205</sup>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5*, July 2005,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Jul2005/d20050719china.pdf>>.

約 350 億美元以上，並且每年以約百分之十的速度增加。這些支出主要用於購買長程戰機以及長程彈道飛彈的研發與升級，包括延長射程、增加機動性、配置多目標彈頭、與分散核彈載具為建軍重點，透露出中方的意圖至少是在亞太地區成爲足以與美國匹敵的霸權。

(三) 美方雖然在報告中把中方的假想敵界定爲台灣，但隱約透露長期的假想敵是美國本身。儘管中國現階段的軍事部署仍以台灣爲焦點，2006 年有 710 至 790 枚短程飛彈瞄準台灣，並且每年約增加 100 枚。從軍力部署來看，約將三分之一以上的軍力部署於台海地區，用來對付台灣，海軍方面更有一半以上的軍力放在此區。但是美方認爲解放軍真正的假想敵可能不是台灣而是美國，因爲解放軍對台灣問題的處理方式，集中在發展防止美國軍事干預的方法，期能從遠距離阻止可能部署到西太平洋的航空母艦和特遣攻擊部隊。

(四) 美方對於中國的核武使用原則，表達出比以往更高度的關切與疑慮。美方擔心中國過去宣稱不率先使用核武的原則恐淪爲欺敵戰術，解放軍將領的「可運用核武反擊美國攻擊」的談話，使得美方警覺並重新思考中國是否在核武使用原則上仍保有彈性。

(五) 台灣是中國能否突破第一島鏈、進而削弱美國在亞太地區勢力的關鍵因素，美方認爲兩岸軍力不是「逐漸」失衡，而是「已經」向北京傾斜；中方在戰略上，也由以往的「積極防禦」( active defense ) 調整爲「積極防禦、攻勢作戰」( offensive operations incorporated in active defense )，<sup>206</sup> 美方對於台灣在台海衝突果真發生後的短期防衛能力高度質疑。

除了以上的報告之外，美國國防部也對其所發現的中國「珍珠鏈」( String of Pearls ) 戰略慎重以對。根據一份國防部 2005 年初的內部研究報告指出，中國正在沿著從中東到南中國海的航道設置多個據點，並以海南島爲集結點，目的在投射其軍力於海外並且保護其石油運輸。<sup>207</sup> 這些據

---

<sup>206</sup>張學林，〈強化攻勢作戰的戰略主體地位〉，《解放軍報》，2004 年 9 月 7 日，  
[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ztpd/2004-09/07/content\\_3443.htm](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ztpd/2004-09/07/content_3443.htm)。

<sup>207</sup> Bill Gertz, "China Builds Up Strategic Sea Lanes," *The Washington Times*, January 17, 2005,  
<http://www.washtimes.com/national/20050117-115550-1929r.htm>.

點主要有四，分別設於巴基斯坦、緬甸、柬埔寨、與越南，其重要性如下：

一、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Gwadar）：位於珍珠鏈的最西端，中國在此建立的海軍基地完成後，戰略上可以牽制波斯灣口的荷姆茲（Hormuz）海峽，掌控世界 20% 的石油運輸必經之道。中國又準備在此修築一條鐵路，向北連結中巴之間的喀拉昆倫公路，成為石油陸路運輸的能源走廊，直通中國新疆。

二、緬甸的希特威港（Sittwe）：中國在此建立一個深水港做為海軍基地，並在北部鄰近孟加拉灣地區和南部鄰近麻六甲海峽地區，分別建立電子情報搜集站。

三、柬埔寨：中國與柬埔寨於 2003 年 11 月協議加強軍事合作與交通建設，中國同意提供柬埔寨部隊訓練與裝備，而柬埔寨則同意協助中國興建一條從暹羅灣通往中國境內的鐵路，目的在開通泰國克拉地峽（Kra Isthmus）的運河後，可以使船隻繞過麻六甲海峽，在柬埔寨卸貨，之後接上鐵路通往中國。

四、越南永興島（Woody Island）：位於越南東方 300 海哩的西沙群島，中國在此加長簡易機場的飛機跑道，做為軍機緊急起降之用。

除以上四據點之外，中國在各據點之間也有一些軍事意涵較低的設施，譬如在孟加拉的吉大港（Chittagong）有貨櫃集散場、在斯里蘭卡的漢班托特港（Hambana-thota）也有一些貨運相關投資。值得注意的是，泰國對於克拉地峽興建運河一事尚未決定，原因是麻六甲海峽周邊各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基於影響其戰略地位與經濟利益的理由而反對，為維持東南亞國協的團結，泰國對中國的提議懸而未決，這使得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對中國的重要性大增。中國正在建構遠洋海軍可能與保障珍珠鏈沿線航道安全有關，遠洋海軍的建構與中國以往的國防戰略大相逕庭，中國的國防戰略明確規定海軍建設主要目標為近海防禦，配合陸基空軍與陸基導彈，以保障中國海域的制海權，強化遠洋海軍有別於過去的建軍傳統，意義不凡。

美國對於中國珍珠鏈戰略的反應非常明確，反映在兩項事實：第一，

國防部空軍參謀斐爾森中校（Christopher J. Pehrson）於 2006 年 7 月發表論文指出，美國為影響中國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而與中國所進行的「實質的、且結果導向的」交往，均應該以務實的軍事「避險」（hedging）力量為後盾。<sup>208</sup>第二，美國海軍第五艦隊及一千多名部隊與斯里蘭卡海軍於 2006 年 10 月舉行聯合軍事演習，演習的地點為漢班托特港附近的海域，中國在該港有重要投資，美國選擇該地演習，警告中國珍珠鏈戰略的意味濃厚。<sup>209</sup>

總之，面對中國的威脅性逐漸升高，美國已經著手調整戰略布局，企圖搶佔地緣政治的制高點，透過公布中國對區域的擴張意圖，塑造區域內的潛在共同敵人，以便重啟冷戰時期所建構的西太平洋防衛島鏈（日韓台泰菲新汶澳紐），對中國形成類似區域圍堵的態勢，進而防止中國擴張。同時還在關島部署攻擊潛艦，配備可攜小型核彈頭的戰斧巡弋飛彈，對中國東南沿海的二炮部隊構成遠端嚇阻。並且加強與日本軍事合作，使核子動力航空母艦得以巡弋日本水域，愛國者三型地對空飛彈得以在日本生產，逐步建構戰區飛彈防禦網。

#### 肆、中國反制與美中安全困境

對於美國的避險措施，中國也採取相對應的避險措施，包括展現中國軍事現代化成果以免美國錯估中國反擊能力，以及進行預防性的反圍堵戰略以免美國錯估形勢，具體事例如下。

首先，中國為了抵消布希訪問印度爭取戰略夥伴關係的努力，胡錦濤於 2006 年 11 月率團訪印，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過去十年來首度出訪印度，意義不凡。胡錦濤與印度總理辛哈簽署了一項類似布希 2006 年 3 月與印度簽署的民用核能合作協議，雙方同意交易核能原料及科技，中國的意圖在於防止印度倒向美國。此外中印雙方在聯合宣言中，還同意設定一

---

<sup>208</sup> Christopher J. Pehrson, "String of Pearls: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Rising Power Across the Asian Littoral,"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Monograph*, July 2006,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df/PUB721.pdf>.

<sup>209</sup> R. S. Vasan, "Sri Lanka: Joint US Naval Exercises—Implications,"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paper no. 2005, October 26, 2006, <http://www.saag.org/%5Cpapers21%5Cpaper2005.html>.

個雙邊貿易目標，期能在 2010 年達成 400 億美元，屆時中國勢將成爲印度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印關係將密不可分，美國將失去拉攏印度圍堵中國的一大籌碼。<sup>210</sup>

中印關係原本不佳，1962 年發生過邊界戰爭，1998 年印度核試的藉口是爲嚇阻中國的核武威脅，而當美國與印度於 2006 年 3 月簽署民用核能合作協議時，中國也批評該協議違反核不擴散條約。這種緊張關係在胡錦濤訪印後，產生戲劇性的逆轉。中國不顧巴基斯坦的安全顧慮，以及不顧中巴關係對中國突破美國封鎖能源航道的潛在重要性，仍同意販售核能科技給印度，顯然是爲了預防美國從南亞圍堵中國的可能性。

其次，中國爲抵消美國利用擴大反恐戰爭控制石油供應，以及爲預防美國所控制的國際能源市場會切斷對中國的能源供應鏈，因此全力發展與產油國家的關係，包括伊朗、蘇丹、委內瑞拉等三個與美國嚴重矛盾的國家，以保障石油供應無虞，即使得罪美國也在所不惜。<sup>211</sup>中國的珍珠鏈戰略也有助於預防美國切斷中國的能源運輸線，透過分散美國的軍事部署，以削弱美國在中東到南中國海航道上任一熱點的軍事能力。此外，中國還在海南島三亞市亞龍灣興建核子動力潛艦基地，供 094 型戰略導彈核潛艦使用，可以在青島之外，改從三亞經巴士海峽進入太平洋，對美國構成戰略威脅。另還興建碼頭，可供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停泊，使得三亞將成爲中國海軍往印度洋和太平洋戰力投射的重要基地。<sup>212</sup>

第三，中國爲嚇阻美日同盟關係加強以及日本軍國主義復甦對中國所構成的威脅，連續於 2006 年 10 月 26 日以中國宋級柴電攻擊潛艦在琉球附近海域盯住美國小鷹號航空母艦戰鬥群，以及於 2007 年 1 月 11 日發射陸基飛彈摧毀氣象衛星，用以展示其有能力反制美日的聯手。美國與日本利用北韓核試的機會，擴大部署在日本的飛彈防禦系統，使得中國的核子

---

<sup>210</sup> "Joint Declaration," November 21, 2006, <

[http://www.indianembassy.org.cn/press/20061122\\_1.htm](http://www.indianembassy.org.cn/press/20061122_1.htm) >.

<sup>211</sup> 張家棟，〈"胡布會"後美國對華政策之重點〉，《美近期對華政策之重點與未來發展》座談會（桃園：中央警察大學恐怖主義研究中心），2006 年 6 月 2 日，頁 2-5。

<sup>212</sup> "Secret Sanya--China's New Nuclear Naval Base Revealed," *Jane's Defence Weekly*, April 21, 2008, [http://www.janes.com/news/security/jir/jir080421\\_1\\_n.shtml](http://www.janes.com/news/security/jir/jir080421_1_n.shtml).

嚇阻戰略有效性大打折扣。中國為彌補這種軍事上的不對稱，早已企圖引進俄羅斯的 TU-22M3 逆火轟炸機（航程 4 千公里）、以及美國的戰略攻擊潛艦的靜音推進系統，以突破自製遠程戰略轟炸機和潛艦的設計瓶頸，另外還發展反衛星飛彈，從根本上突破飛彈防禦系統的威脅。此外，就軍國主義復甦的象徵而言，安倍首相（Shinzo Abe）任內通過的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比起前首相小泉純一郎（Junichiro Koizumi）的參拜靖國神社顯得更加嚴重；自民黨的新保守主義勢力更提倡發展核武；自民黨的修憲草案還主張改自衛隊為自衛軍、並在海外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自民黨 2007 年 1 月 7 日公布《宇宙基本法案》要點，也企圖允許軍事防衛用途的宇宙開發活動。這些情況也迫使中國捨棄原本慣用的口頭警告，而改採軍事威懾行動。

第四，中國為反制美日澳安全三角的出現，積極尋求與俄國及其它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擴大合作。日澳兩國於 2007 年 3 月 13 日簽署「安全合作聯合宣言」，儘管安倍首相與霍華德總理（John Howard）均否認這份宣言是衝著圍堵中國而來，但是北京方面已經產生戒心，因為這份宣言的出現，美國著力甚深且是以中國為假想敵之一。早在 2002 年 8 月美國就已展開拉攏日澳進行安全合作對話的努力，並逐步升高對話的層級，最近則是 2006 年 3 月萊斯國務卿先訪澳洲、再訪日本時，就積極遊說澳日兩國針對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全的負面力量，與美國形成共同立場。澳洲國內的反對聲浪一直很大，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擔心危及中澳之間的政治和經貿關係，二是擔心捲入台海衝突，因而造成萊斯無功而返。事隔一年之後，澳洲的加入使得美日澳安全三角成形，並很可能產生示範效果，有助於美國說服其它東亞的島鏈採取相呼應的措施，並且會對在中美之間玩弄兩面手法的印度，形成選邊站的壓力，這些後果均可能對中國構成嚴峻的安全挑戰。

中國為解除後顧之憂，近年來積極解決與中亞各國和俄羅斯的邊界紛爭，並且站在 1996 年「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與 2001 年上海合作組織的基礎上，繼續加強與西、北周邊鄰國的合作，胡錦濤更於 2004 年邀請普丁（Vladimir Putin）訪中，雙方簽署《俄中邊界東段補充協定》，使得

雙方再無邊界爭議。在美日澳安全三角成形後，胡錦濤趁訪俄之機，於 2007 年 3 月 26 日與普丁簽署《中俄聯合聲明》，表明「中俄對國際政治的重大原則問題立場一致，在主要地區和國際問題上的立場相同或相近，這使兩國能夠更有效地參與國際合作，應對新的挑戰和威脅。」<sup>213</sup>這項聲明對照俄國外交部 2007 年 3 月 27 日公布的《俄羅斯外交政策評述》（Russian Federation Foreign Policy Survey），更可以凸顯出美國與中俄兩國的矛盾遠大於中俄之間的矛盾，因為該文件批評美國主導北約東擴並在東歐部署飛彈防禦系統，已威脅到俄國安全，同時警告美國不要再濫用武力對伊朗動武，並且暗示美國並未將俄羅斯視為平等夥伴，以至雙方對全球危機無法充分合作。<sup>214</sup>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中俄同意提升戰略協作關係只是一種意向書，但已足以對美國構成評估情勢上的變數。

以上事證均顯示美中雙方已經從避險的預防性思維陷入一種安全困境，在軍備發展和戰略部署上相互競爭，且愈來愈明朗化。先是為了反恐，美國藉由阿富汗戰爭將勢力伸入西亞和中亞，中國也以反恐為由成立上海合作組織，網羅俄國及中亞國家（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和烏茲別克）為會員、蒙古國和西亞及南亞國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為觀察員。其後美國進一步以反恐為由進行伊拉克戰爭企圖控制中東油源，中國則展開珍珠鏈戰略以確保印度洋至南中國海一線的石油運輸的安全，並且積極加強與非洲產油國關係，而美國又以成立美軍非洲指揮部反制。當美國加強與印度具有戰略夥伴意涵的核能合作關係，中國也與印度進行類似的合作，以防止印度的戰略傾斜。當美日軍事同盟關係利用反制北韓核試而加強時，中國也開始不避諱以軍事威懾警告美日。當美日澳安全三角成形後，中國則更積極串聯俄國。當美國與北韓關係開始改善時，中國也與南韓建立了軍事熱線。當美、日、印度三國 2007 年 4 月在日本

---

<sup>213</sup> 〈胡錦濤和普京簽署《中俄聯合聲明》（全文）〉，《新華網》，2007 年 03 月 2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3/27/content\\_5899870.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3/27/content_5899870.htm)。

<sup>214</sup> "President's Endorsement of Russian Federation Foreign Policy Survey," Press Release b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arch 27, 2007, [http://www.mid.ru/brp\\_4.nsf/e78a48070f128a7b43256999005bcbb3/390561ebbbcd20a8c32572ab00455834?OpenDocument](http://www.mid.ru/brp_4.nsf/e78a48070f128a7b43256999005bcbb3/390561ebbbcd20a8c32572ab00455834?OpenDocument).

東部海域進行聯合軍演時，中國也與俄國及其它上海合作組織成員敲定在 2007 年 8 月舉行聯合軍演。

總之，不論中國是否意在擴張、美國是否意在圍堵，雙方各自的避險性措施已經達成事實上的擴張、圍堵、與反圍堵。即使加強對話、增加軍事交流、提高軍事支出透明度，但重點若是放在化解誤會（即己方的措施意在避險而非侵略），而非協議限武或裁軍，均無助於增加雙方的安全感。雙方的不安全感已經導致美國的避險措施被中國解讀為圍堵的前兆而加以反制，進而加深美國的疑慮並予以反反制，卻也更加深中國的疑慮，使得雙方緊張關係持續升高。

這種緊張也開始蔓延到雙方的經貿關係，在 2006 年 12 月首度「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後，因為缺乏重大突破，美國開始對中國譴責和採取懲罰性措施，包括布希政府於 2007 年 3 月初向國會提出的《2007 年度貿易報告》，批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在經濟上獲益良多，卻仍在改善保護智慧財產權和廢除國家補貼方面停滯不前。接著美國商務部於 2007 年 3 月底宣布對中國出口美國的銅版紙產品開徵臨時反補貼稅，創下美國對「非市場經濟國家」進口產品徵收反補貼稅的首例，並且引發美國鋼鐵業對中國鋼材進口比照辦理的呼籲。

此外，美國無視於 2007 年 5 月已預定舉行第二次「美中戰略經濟對話」，逕自於 2007 年 4 月就中國智慧財產權保護不足和限制美國影音與文字出版品進入中國市場等問題向世貿組織提出申訴，並且敦促日本與歐盟跟進。儘管中方在 2007 年 12 月舉行的美中聯合商業暨貿易委員會（US-China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以及第三屆中美戰略經濟對話（China-US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中，均表現出對保護智慧財產權的誠意，但美國貿易代表在給國會的年度報告中，卻仍指責中方立法可嘉，但執法不力。<sup>215</sup>如果世貿組織的裁定結果不符合美國期待，美國下一步很可能採取貿易制裁措施，中國如果以報復回應，中美之間的

---

<sup>215</sup> Liza Porteus Viana, "China, US Hold High-Level Discussions On IP Issu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tch*, December 17, 2007, <http://www.ip-watch.org/weblog/index.php?p=873&print=1>.



貿易戰將正式開打。

美國對中美貿易逆差問題突然採取強制性措施，若是被中國解讀為企圖從根本上減緩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進而排擠中國對國防部門的資源配置，則中美之間的安全困境將會更加惡化。如果發生擦槍走火的意外事件，雙方還可以比較容易克制；但若有重大利益衝突時，雙方恐將面臨膽小鬼遊戲的攤牌危機。

## 伍、結論：美中安全困境與台灣安全

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曾指出，台灣是美中關係最大的地雷。這意味著台灣在統獨問題的走向，可能導致美國與中國的重大利益衝突。愈來愈多的研究發現，台海兩岸的軍事力量已經失衡，中國的軍事能力愈來愈強，而且遠距阻止美國介入台海衝突的能力也大幅增加，導致台灣的安全威脅擴大。各種預測也隨之出現，不論預言的是2010年、2015年、2020年、或2030年中國可以在台海掌控絕對優勢並且阻斷美國的軍事干預，但對趨勢的看法是一致的，即認為台灣終究難逃被中國統一的命運，而其所根據的基本假設有二：一是中國軍力愈強，台灣愈不安全；二是中美之間的軍力差距愈小，美國愈不願或者愈無力干預台海衝突。

然而美中安全困境的出現以及深化，卻也使得另外三項假設有機會成為可能，並且有助於台灣安全的維護：（一）中美緊張關係愈升高，各自的不安全感愈增加，愈會小心翼翼避免擦槍走火，尤其是在涉及雙方重大利益的台灣問題上，更會避免發生軍事衝突。（二）中美軍備競賽會增加中國的財政負擔，若發生貿易戰也會減緩中國的經濟成長，並且對中國的國防經費產生排擠效應，使得兩岸軍力失衡到某一程度後不致繼續擴大。（三）中美軍力愈接近，台灣愈是影響中美權力槓桿如何傾斜的關鍵砝碼，台灣的防衛需求愈會獲得美國的重視。

中國的「反介入」（antiaccess）戰略根據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的研究顯示，不但已經成形而且其能力與日俱增。<sup>216</sup>反介入戰略的目標在於延遲美

---

<sup>216</sup> Roger Cliff et al., *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 Chinese Antiaccess Strategies and Their*

軍進入台海戰區的時間，讓美國緩不濟急，在還來不及馳援台灣之前，台海戰事就告結束，以既成事實迫使美國接受無法逆轉的新現狀。或者退而求其次，迫使美軍只能從遠距介入台海戰事，從而限制美軍介入的手段、規模、與範圍。

中國執行反介入戰略的手段包括破壞美軍的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偵察（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Computer,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簡稱 C4ISR）設施、攻擊後勤運輸和支援設施、攻擊航空母艦等，以阻擋美軍進入西太平洋海域。至於已經在西太平洋地區駐紮於南韓、日本、與沖繩的美軍，其基地均在中國陸海空多種武器或載具的 1500 公里射程範圍內，也可成為反介入的人質。即使有飛彈防禦系統可以保護基地的安全，但在中國長程戰鬥機與對空飛彈的威脅下，將使美軍無法出動加油機，迫使進入戰區的美軍戰機必須返場加油，使得戰機的留空時間短，任務涵蓋範圍小。

對於以上中國的反介入戰略，美國如何因應勢必面臨兩難的局面：一方面是如果美國小覷中國的潛力與野心，則美國將冒著東亞霸權地位易主的危險；另一方面則是美國如果積極反制和及早部署，中美可能迅速進入新冷戰格局，不但會影響雙方的經濟利益，也可能因為意識型態或勢力範圍的衝突而引發危機，特別是當台灣問題的發展影響到中國領導人的權位與威信時，危機的可能性將急劇升高。

台灣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不但是遏止中國擴張的第一島鏈成員，也是刺探中國動態的情報夥伴，戰略上還能部署遠程雷達和反潛機以協助美國本土防衛，並且還可以對中國邁向民主產生示範作用，台灣周邊海域也是貿易和運輸的重要航道。如果台灣在和平情況下與中國統一，美國除了喪失上述利基之外，還會因為台灣的國內生產毛額（GDP）高於印度、先進技術在東亞僅次於日本，而使中國的稅收增加、經濟發展加速，更能支持其建軍計畫，進而縮小美中之間的軍事差距。因此就美國的戰略利益而言，兩岸和平統一對美國並無好處。但如果這種發展是基於兩岸人民共同

---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 2007),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s/2007/RAND\\_MG524.pdf](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s/2007/RAND_MG524.pdf).

的意願，則美國基於長久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以及中美三公報的文字與精神，也只能坐視。

但如果台海情勢的演變符合中國所設定的非打不可的條件時，美國是否會介入涉及到政治與軍事兩大變數。政治上，美國的行政部門與國會能否及早形成共識，並且獲得輿論的支持是一大變數。軍事上，美軍能否有效反制中國的反介入戰略，並且在台海戰事結束之前完成部署並執行反制是另一大變數。而軍事可行性的考量也會是影響政治決定的重要因素。

根據克里夫（Roger Cliff）等專家的共同建議，美國爲了降低損害的風險，應該加強空軍基地的防禦工事，在重要設施附近部署飛彈防禦系統，分散軍機於各機場，加強預防特戰偷襲，降低海軍艦艇在港口遭受攻擊的機會，減少 C4ISR 的受創程度，降低高空核爆的威脅，以及強化同盟的軍事能力。在反制能力的建構方面，他們又建議改善對彈道飛彈來襲的防禦能力、強化偵測辨識和攻擊機動目標的能力、改進對陸基與艦射的巡弋飛彈來襲的防禦能力、增強反潛戰能力、強化掃水雷能力、部署反制衛星殺手的能力、部署反制長程地對空與空對空飛彈的能力、發展長程制空能力、以及改進早期戰略與戰術預警系統。<sup>217</sup>

如果上述建議旨在讓美國能夠反制中國的反介入戰略，以遏阻中國透過強行佔領台灣成功突破第一島鏈，進而威脅美國在東亞的霸權地位，而勝負之分又最終取決於台灣是否能避免被解放軍完全佔領的命運，那麼台灣的自我防衛能力是決定美國反制戰略能否奏效的關鍵因素。因爲台灣如果在受到中國攻擊後等不及美國政府做出介入決定就已被佔領，美國即使在軍事上有足夠的反制能力也是徒然。

就台灣目前的防衛戰略和能力而言，難以抵擋解放軍兩週的攻勢已成爲一種普遍的觀點。美國國會所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於 2007 年 3 月舉行「中國軍事現代化及其對美國和亞太地區影響」聽證會，做證的專家一致認爲中國在台海已經掌握絕對優勢，其中的國家戰爭學院教授柯爾（Bernard Cole）更指出按照現在的兩岸軍力對比以及戰略部署，

---

<sup>217</sup> 前揭書，頁 95-109。

台灣不太可能撐到美國馳援。<sup>218</sup>

台灣的防衛戰略主要有二：一是飛彈防禦，二是反登陸作戰。就飛彈防禦的目標而言，解放軍二炮部隊總兵力 13 萬餘，有各型彈道飛彈陣地百餘處，各式短程、中程、長程及巡弋飛彈共 18 種，現有陸射型（含固定式與機動式）、空射型、艦射型與潛射型等，具有對台進行遠距精準攻擊的能力。最可能用於對台攻擊的是射程 300 公里與 600 公里的短程飛彈，而台灣的飛彈防禦體系雖然包括主動攔截飛彈與被動加強軍事設施的防禦工事兩種，但仍以後者為主，因為前者所部署的各型反飛彈在數量上和準確度上均難以化解解放軍飛彈的大舉入侵，據美方資料顯示截至 2007 年底為止，解放軍射程 300 公里的 CSS-7 飛彈有 120 至 140 個發射架、675 至 715 枚飛彈，600 公里的 CSS-6 飛彈有 90 至 110 個發射架，315 至 355 枚飛彈，兩種飛彈的數目，共約 990 至 1070 枚之間。<sup>219</sup>儘管台灣以加強防禦工事為主，但因預警時間只有五分鐘，台灣腹地小，大部分基地、陣地和港口又在西部直接面對解放軍二炮部隊飛彈的威脅，使得戰力存活率堪慮，台灣國防部的評估是五成。台灣國防部 2007 年 1 月宣稱如果未來能在中南部部署六個愛國者三型飛彈陣地，可以使戰力存活率從五成提升為七成。<sup>220</sup>這個估計容易引起爭議的部分在於這些反飛彈陣地能否化解解放軍的巡弋飛彈來襲或者大量導彈同時來襲，以及可能高估愛國者三型飛彈攔截導彈的成功率。

就反登陸的目標而言，解放軍地面部隊有 130 萬人，現有 7 大軍區、18 個集團軍。空軍總兵力 38 萬，轄各型戰機 3400 餘架，新一代戰機約 400 餘架，距台 600 浬內各型戰機 700 餘架。海軍部分則有各型艦艇 1500 餘艘、各型潛艇 70 餘艘、海航各型機 680 餘架，潛艦在本島周邊建有 16

---

<sup>218</sup> “Hearing on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March 29-30, 2007, [http://www.uscc.gov/hearings/2007hearings/hr07\\_03\\_29\\_30.php](http://www.uscc.gov/hearings/2007hearings/hr07_03_29_30.php).

<sup>219</sup>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8*, March 3, 2008, p. 56,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pdfs/China\\_Military\\_Report\\_08.pdf](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pdfs/China_Military_Report_08.pdf).

<sup>220</sup> 〈台軍增設 6 處導彈陣地 美制愛國者覆蓋全台灣〉，《新華網》，2007 年 1 月 30 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7-01/30/content\\_5671729.htm](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7-01/30/content_5671729.htm)。

個巡邏區。<sup>221</sup>以上對台灣在台海的制空權和制海權構成嚴重的挑戰，尤其在大舉飛彈攻擊之後，以殘存的戰力抵抗更加吃力。

當前的美國對台重點軍售項目，包括已執行的紀德艦與遠程預警雷達，尚未定案的 8 艘柴電潛艦、12 架 P-3C 反潛機、與 380 枚愛國者三型反彈道飛彈，以及尚未獲得美國國會通過的 66 架 F-16 C/D 戰鬥機，已經誤導台灣以為美國必然會介入台海危機，因為上述軍備無法滿足台灣本身的防衛需求，而台灣又對美國具有戰略重要性，台灣合理的推斷自然是美國一定會在台海發生衝突時介入，而美國的基本假設則是美國的威懾足以防止中國對台動武。上述思維在 2001 年布希總統上台時尚能符合當時的現狀，但現在的中國軍事發展比起 2001 年已有長足的進步，尤其在遠程戰、太空戰、水下戰、資訊戰、以及核戰方面的能力大增，再配合珍珠鏈戰略與反介入戰略的攻守俱佳設計，使得美國若仍停留在 2001 年的思維，對台軍售只重利潤而不重質量，將導致美國輕者失去戰略夥伴台灣，重者失去東亞的霸權地位，更重者與中國陷入膽小鬼遊戲的危機。

美國對台軍售重點項目不符台灣防衛需求的原因如下：紀德艦的裝備過時，需重新改裝；遠程預警雷達提供台灣七分鐘的預警時間，只比台灣原有的預警雷達多兩分鐘，採固定式易受中國飛彈攻擊，且為遠程設計偵測仰角大，對防禦中國東南沿海射程 600 公里以內的短程飛彈效果有限；柴電潛艦購置的基本假設是為突破中國潛艦對台灣實施長期封鎖戰，這個假設在中國講求閃電戰的反介入戰略出爐後，已經過時；P-3C 反潛機適合在敵方戰鬥機作戰半徑以外的大洋作戰，在台海執行任務則易受中國戰機攻擊。至於愛國者三型飛彈只能低空攔截、重點防禦，碎片仍可能造成城市目標的人口傷亡，而其標準接戰準則是以四枚愛國者飛彈攔截一枚彈道飛彈，意即有把握的命中率為 25%，數量上必須達到敵人飛彈的四倍才能嚇阻敵人，也就是目前約需 3800 枚才能嚇阻中國的飛彈攻擊，折合新台幣 14492 億（按 6108 億特別軍購案的單項售價為基數計算），約為台灣 GDP 的八分之一，而台灣目前的公債高達 GDP 的三分之一，財政上難以負擔。即使台灣願意把每年的經濟成長率用於購買愛國者三型飛彈，但中

---

<sup>221</sup> 國防部編，《中華民國 95 年國防報告書》，（台北：國防部，民國 95 年），頁 60-61。

國可以很容易藉由增加彈道飛彈數目予以反制，以及用巡弋飛彈突破飛彈防禦。

台灣防衛真正需要的軍備，各家說法不一，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研究員譚慎格（John Tkacik）認為是地對地飛彈以嚇阻中國動武，退休海軍少將麥德維特（Michael A. McDevitt）認為是戰機與空對空飛彈以保住台海制空權。<sup>222</sup>前太平洋美軍司令布萊爾（Dennis Blair）則認為台灣需要神盾驅逐艦（Aegis），該艦可配備 96 枚攔截飛彈，以輔助台灣掌控制海權與制空權。<sup>223</sup>本文主張上述建議均為增強台灣防衛所真正需要的軍備，儘管有些屬於攻擊型，但在實際運用上只能作為防禦之用，否則徒然招致毀滅性的報復。

當台灣具有足以防衛兩星期以上的軍事能力時，將有助於維持台海穩定、緩和美中安全困境、以及符合美中利益，原因如下：

第一，台灣不會再誤以為美國一定會盡快馳援，扮演協防者的角色。美國的利益的在於扮演調停者，恢復美國所定義的現狀，但是兩岸軍力失衡的現況使得台海衝突一旦發生，美國必須先盡早決定協防，之後才能以協防作為外交調停的後盾，而這種介入必然使美中陷入膽小鬼遊戲的困境，任何一方缺乏克制、誤判形勢、或者擦槍走火，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美國只有在台灣具有兩週以上的防衛能力之後，才能在不協防的情況下有機會進行外交調停。

第二，台灣對美國協防過度有信心，使得中國可以合理懷疑美國是否有對台的秘密承諾，尤其長程預警雷達的建置使台灣成為美國早期預警系統的一部分，中國更有理由懷疑美台是否已經秘密承諾相互協助保障對方國土安全。而中國的反介入戰略有一大部分是針對阻止美軍介入台海而來，這種發展將使中美現存的安全困境更加嚴重，軍備競賽更加激烈，緊

---

<sup>222</sup> John J. Tkacik, Jr., "China's Rise and the Cross-Strait Issue: Taiwan and U.S.-PRC Rel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ia Program Conference--China Rising: Assessing China's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Philadelphia, PA: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March 12, 2007).

<sup>223</sup> 〈前美軍司令將訪台 建議買神盾非潛艦〉，《聯合報》，2007年4月12日。

張關係更加升高，不安全感更加強烈。台灣一旦取得短期防衛能力之後，可以彰顯美國志在調停而非協防的意圖，將可使中國的反介入戰略趨緩，帶動美中緊張關係下降，有助於緩和雙方的安全困境。

第三，當美中安全困境不至於因為台灣問題而惡化，以及台灣需自負防衛責任時，台灣再也無法將美國捲入台海危機作為政治戰略的一部分，伺機謀求改變台海現狀。此時台灣的最佳利益在於維護而非破壞既有的秩序，而這既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也符合中國的短期和中期利益。

## 參考文獻

### 中文

- 倪世雄，2006。〈胡布會晤與中美關係〉，《美近期對華政策之重點與未來發展》座談會。桃園：中央警察大學恐怖主義研究中心 6 月 2 日。
- 國防部，2006。《中華民國 95 年國防報告書》。台北：國防部。
- 張子揚，2005。〈911 事件改變布希政府之中國政策：事實或迷思？〉，《全球政治評論》，第 10 期，頁 91-116。
- 張家棟，2006。〈胡布會後美國對華政策之重點〉，《美近期對華政策之重點與未來發展》座談會。桃園：中央警察大學恐怖主義研究中心 6 月 2 日
- 張學林，2004。〈強化攻勢作戰的戰略主體地位〉，《解放軍報》，9 月 7 日，  
[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ztpd/2004-09/07/content\\_3443.htm](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ztpd/2004-09/07/content_3443.htm)。

### 英文

- Boese, Wade, 2004. "Missile Regime Puts Off China," Arms Control Today. November. [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04\\_11/MTCR.asp](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04_11/MTCR.asp).
- Bush, George W., 1999. "China and Russia—Power in Transition," Speech presented at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Library, California, November 19, <http://usinfo.state.gov/journals/itps/0900/ijpe/pj52bush.htm>.
- Cliff, Roger, et al., 2007. *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 Chinese Antiaccess Strate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s/2007/RAND\\_MG524.pdf](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s/2007/RAND_MG524.pdf).
- Gertz, Bill, 2005. "China Builds Up Strategic Sea Lanes," The Washington Times, January 17, <http://www.washtimes.com/national/20050117-115550-1929r.htm>.
- Mearsheimer, John,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Nye, Joseph, Jr., 1998. "The Case Against Containment: Treat China Like an Enemy and That's What It Will Be," *Global Beat*. June 22.

Pehrson, Christopher J., 2006. "String of Pearls: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Rising Power Across the Asian Littoral,"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Monograph*, July,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dffiles/PUB721.pdf>.

Shinn, James, 1996. *Weaving the Net: Conditional Engagement with China*.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 Press.

The White House, 2002.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policy/national/nss-020920.pdf>.

The White House, 2006.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2006/nss2006.pdf>.

Tkacik, John J., Jr., 2007. "China's Rise and the Cross-Strait Issue: Taiwan and U.S.-PRC Rel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ia Program Conference--China Rising: Assessing China's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Philadelphia, PA: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March 1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1.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qdr2001.pdf>.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5.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5*.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Jul2005/d20050719china.pdf>.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6.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6*.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pdfs/China%20Report%202006.pdf>.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6.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http://www.defenselink.mil/qdr/report/Report20060203.pdf>.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8.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8.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pdfs/China\\_Military\\_Report\\_08.pdf](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pdfs/China_Military_Report_08.pdf).
- Vasan, R. S., 2006. "Sri Lanka: Joint US Naval Exercises—Implications,"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paper no. 2005. October 26.  
<http://www.saag.org/%5Cpapers21%5Cpaper2005.html>.
- Viana, Liza Porteus, 2007. "China, US Hold High-Level Discussions On IP Issu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tch, December 17, 2007,  
<http://www.ip-watch.org/weblog/index.php?p=873&print=1>.
- Vidaillet, Tamora, 2002. "U.S. Puts China Muslim Group on Terrorist List," Reuters. August 26.  
[http://story.new.yahoo.com/news?tmpl=story2&cid=574&u=/nm/20020826/wl\\_nm/china\\_usa-terrorism\\_dc\\_1](http://story.new.yahoo.com/news?tmpl=story2&cid=574&u=/nm/20020826/wl_nm/china_usa-terrorism_dc_1).
- Wei, Lim Tai and Yeo Lay Hwee, 2006. "Trilateral Congregation - Condi Rice's Attempts in 'Containing' China?" Policy Forum Online. March 16.  
<http://www.nautilus.org/fora/security/0621SIIA.html>.
- Zoellick, Robert B., 2005.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http://www.ncuscr.org/articlesandspeeches/Zoellick.htm>.